

春風真能化雨嗎？

——輔導精神、行爲異常兒童的心路歷程

黃馨瑩

如果說：「挫折是生命中的鹽，將人生這盤菜餚炒得更有滋味。」（張春榮）那麼，特殊工作不僅是鹽，也是味精，是醋，是辣椒，將人生這盤菜，調理得色香味俱全。

一腳跌進特殊教育的圈子裡，屈指數來，不覺已過了十八個寒暑。其中有的是滿溢芬芳的足跡，有的是艱辛中不乏意趣盎然的步履，而更多時候是忙昏頭的嚼蠟之行。這一路走來，心中塞得滿滿的，不只是寶貴的輔導經驗，更有那濃得化不開的「愁」與「情」。不能說是生命中最美好的回憶，卻是最深刻的記憶。總喜歡在挫敗、驚愕之餘，仰首問蒼天：為何要送給人間這麼多失敗的作品？

如果說上帝待人是絕對公平的，那麼對這一群多重障礙的孩子，是否遺忘了些什麼？如果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都必須帶著一分殘缺，那麼大偉的這分殘缺又似乎沈重了一些。

大偉，一個十二歲的俊少年，黝黑的皮膚、壯碩的個兒，一張酷似校園名歌手——施孝榮的臉，身體結實得像一頭小牛。遺憾的是智能不足伴隨精神、行為異

常。從各種智力測驗結果顯示，智商不低，臨界於輕、中度之間。家庭環境極差，是受政府輔導救濟的一級貧戶。父親是一位老榮民，目前仍在清潔隊擔任清潔工；母親與父親年齡懸殊，雖已年逾不惑，清癯的面龐仍不失幾分姿色，曾在律師事務所做過清潔工。據大偉的父親說，她有九個孩子，全是男的，都不住在一起。其中只有老么一大偉是他的親骨肉。由於她患有嚴重的精神分裂症，又嫌他窮，所以成天往外跑。大偉三歲時，她就棄家不顧了，偶爾回來便吵鬧不休。目前只有他帶著大偉和一個老朋友住在一處山坡上自己搭建的小木屋裡。

大偉從小乏人照料，附近也沒啥玩伴，因此每天與一群野狗為伍。久而久之就自然的學會了狗的習性和動作。例如：喜歡學狗叫，學狗四肢著地走路；看見陌生人就一陣狂吠；陌生人靠近時，則表現出副齷牙咧嘴、兩眼直視、一種要撲上去的攻擊架式，鼻喉之間還不時的發出「唔……」的警告聲。鄰居有時給他一些食物，他便學狗用嘴叨著，叨到狗群中與狗兒分食。這些狗兒也似乎已把他視為理所

當然的一分子，而與他和平共處。

大偉在學校裡，不擅與人溝通，人際關係很差。還有一大堆的不良習慣。如：不愛乾淨，大便後從不擦屁股，喜歡在地上打滾；不愛洗澡、不愛穿衣服，常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剝光；喜歡學狗與人遊戲的模式：兩手著地伏下，屁股翹得高高的，要不就躺在地上翻著肚皮四腳朝天；有時看見別人吃東西，便一把搶過來吃了。此外，攻擊性也很強，稍一不順心，便用頭把別人撞倒……等等。

對大偉的行為，我們一面觀察、作紀錄，一面為他擬訂一套訓練生活習慣和生活自理的個別教學計劃。

多年的特殊經驗告訴我：輔導像大偉這樣一個超齡、特殊、又從小缺乏母愛、衣食難得溫飽的孩子，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先滿足他的基本生理需求。當然，要在短時間內收到立竿見影之效，那是不可能的，必須以極大的愛心、耐心和技巧，假以時日慢慢改變他。

我和同班的老師取得共識之後，便開始著手輔導他。首先設法誘導他喜歡來上學，並能安靜的坐下來接受輔導。然而，陌生是一切敵意的來源。我們一靠近他，他便擺出一副齷牙咧嘴的兇犬相，並發出「唔……」的警告聲。這時我們便拿出餅乾，自己先吃一塊，邊吃邊說：「唔！好香，好好吃喔！」他看了露出一副垂涎欲滴的樣子，然後開始軟化了。我們繼續誘導他：「大偉乖，坐下來，老師給你餅乾吃。」他聽話的坐下，我立刻遞給他一塊餅乾。他一口塞進嘴裡，不消幾秒鐘便吃

光了。問他好不好吃？他點點頭；問他還要不要？他猛點頭。於是我們要他開口說「要」，就可以再吃一塊。起初，他只張開口，並沒有發出聲音。我們便和他面對面的坐著，一再重複的教他說「要」。幾次之後，他終於說出來了，我們接連給了他兩塊，還摸摸他的頭、拍拍他的肩膀，一再誇獎他「好棒喔！」他的敵意消失了，首度展現一絲友善的微笑。就這樣，我們繼續用行為增強法要他跟著說：「謝謝！」「我要……。」「請給我……。」等。他都一一做到了。那一天，一包餅乾就乾脆讓他吃個夠，他也毫不客氣的照單全收吃得精光。問他明天還要不要來？他立刻點頭說：「要」。我們也算旗開得勝，心中不禁有一種想飛起來的感覺。

接下來的日子，我們仍然充分的運用各種行為改變技術，點點滴滴的將一脈心泉注入，哪怕只有些微的改變，也足夠讓我們樂上半天。

每天生活倫理時間或生活教育課，我們都要小朋友舉手表示有沒有洗臉、刷牙。凡是舉手的都要出來讓老師檢查，檢查通過的才可以得到增強物。而每每只有大偉沒有舉手。這時，就要他到盥洗用具櫃去取他的漱洗用具，由另一位老師帶著他到盥洗室去，教他刷牙、洗臉。漱洗完後，要他站在教室裡的一面大鏡子前照一照自己，並且當著其他小朋友面前，摸摸他的臉，誇獎他洗淨後有多漂亮，接著給他增強物。他這時總是一副滿足而憨厚的笑容。教人看在眼裡，疼在心底。

為了讓他和別人一樣擁有溫馨的午

餐，和每天穿乾淨的衣服，我們一面幫他向學校申請仁愛基金愛心便當，一面向普通班募捐衣物。凡適合他穿的，不論新舊，只要沒破，都送給他，並要家長配合教他每天換洗。剛開始家長倒也能配合，可是幾天後，德行依舊，總是一身髒兮兮的到教室，小朋友都嫌他臭，不肯和他同坐，只好把他安置在老師身邊。同時改變策略，不再把捐來的衣物讓他帶回家，改放在教室的置物櫃裡。以後兩位老師輪流，每天一位專門教他生活自理。一早到校，便盯著他漱洗，教他洗澡，換衣服、洗衣服，洗過的衣服用衣架晾起來。

如此日復一日，一年的時光很快的流逝了。大偉雖然還有一些壞習慣，但整個人看起來有如改頭換面一般，乾淨且亮麗多了。當然這期間的輔導，並非全然的一帆風順，必須靈活的運用不同的行為改變技術。其中有一次比較嚴重，他把一個小朋友撞得鼻青臉腫，還流鼻血。他知道自己闖禍了，精神和行為便開始失控，像發了癲似的在校園裡到處亂闖亂吠，活像狂犬般的發作。說也奇怪，校園外的許多野狗，老遠聽到他的狂吠聲，都紛紛聚集到圍牆邊來應和，似乎聽得懂他的語言似的，令圍觀的人都看傻了眼。我們去叫他，他卻六親不認般的齷牙咧嘴，兩眼發直，面露兇光。我們一看情況嚴重，立刻通知他父親，父親不在，和他一起住的伯伯來把他帶回去了。伯伯說：「他爹今天趕著上早班，忘了給他吃穩定情緒的藥了。」至此，我們才明白，原來他每天都得吃鎮定劑，他父親卻一直隱瞞著我們，

教我們好生納悶又憐憫。

那次事件之後，我們更加小心觀察他情緒的起伏。嚴格說來，大偉除了生活習慣太差，情緒不穩之外，他的智商並不算低，他之所以被測出接近中度智能不足，部分原因是文化刺激不足所致。事實上他的學習能力還不錯，在語文和數理方面也滿受教的，至少會認寫1到20的數字，會做一對一的對應，也學會寫自己的名字了，雖然寫的字有點兒像蝌蚪，但總是拼湊成字形了。這在一般兒童來說，當然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對他而言，即使慢如蜗步才學得一點，也將是他未來生活上極重要的財富。因此，我們對他深具信心，相信總有一天，即使不能點石成金，至少可將這個酸檸檬變成一杯芬芳可口的檸檬汁。

然而，上蒼是多麼會捉弄人，正當他升上四年級，一切已漸上軌道的時候，有一天他突然沒來上學，我們打電話到他家，沒人接電話，後來接連幾天都沒來，我們找到和他同住的伯伯。伯伯說：「那個女人（指大偉的媽）前幾天回來了，又喝酒又要錢，沒錢給她就大鬧，鬧得一家雞犬不寧，大偉的爹拿她沒辦法，只好天天酗酒。大偉看不慣，硬要把她推出去，結果自然是挨了一頓揍了，大偉一氣之下跑出去就沒再回來了。」我聽了，心頭一陣抽痛，心情也從高空中一下子跌落谷底。

這些事，我們除了作紀錄向學校報備之外，也請派出所支援協尋。一個月過去了，仍是音訊杳然。就在大家陷入絕望的

時候，他卻突然出現了。

那是一個陽光懾懾的週三午後，全校學生都回去了，他牽著一隻不知打哪兒弄來的餓得癟癟的大狼犬，整個人像從垃圾坑裡鑽出來的野人似的，頭髮髒成灰褐色呈條狀黏貼著，全身光溜溜，僅屁股上懸掛了一條像抹布似的、鬆緊帶已失靈的短內褲，光著腳丫，手腳佈滿了結痂的傷痕和瘡疤；全身散發一股濃厚的惡臭。他突然出現在廊外，著實讓我大吃一驚。我從教室走出來，他下意識的退了幾步。待我溫和的叫了他的名字時，他才解除防衛似的微微一笑。問他吃飯了沒有？他搖搖頭，我要他把狼犬拴在走廊上，到教室裡。坐他先是不動，看我進教室拿餅乾盒時，才順從的依我的話去做。我抓了一把餅乾給他，又買了五個肉包子請他吃，他把肉包子分一些給狼犬吃，看來頗有愛心。問他這些日子怎麼沒來上學，跑到哪兒去了？他像一個犯錯的孩子低頭不語。問他今他天來做什麼？他低聲說：「看你」。食物吃完了，他就到走廊上和狼犬嬉戲。趴在地上，和狼犬互相頂著頭，摩擦廝咬，後來竟然鑽到狼犬胯下去含咬牠的命根子，我見了立刻上前喝止，他卻帶著狼犬一溜煙的跑走了。眼看著那狼狽的身影逐漸遠去，心中頓時湧起一股莫名的激動，一種從未有過的無力感、挫敗感油然而升。不知怎地，鼻子一酸，眼前立刻一片模糊。唉！教育的力量竟是如此薄弱！

那次出現之後，我打電話和他家聯絡過幾次，都沒人接；親自登門拜訪，卻見

木門虛掩，屋內闐無一人。

直到有一天，他的媽媽突然到學校來，手上握了一把驗傷單，說是大偉被老師打傷了，需要醫藥費。弄得大家一頭霧水，我們接过驗傷單一看，告訴她大偉已很久沒來上學了，並出示出缺席紀錄簿給她看，她竟歇斯德里的大哭起來，接著轉身到校長室去告狀。校長說：「老師不可能打妳的兒子，因為我知道大偉已經很久沒來上學了。如果妳有困難，急需錢用，我可以送給好三千元，但是請妳不要昧著良心說話，老師教妳的孩子已經夠辛苦了，妳應該知道心存感激才對呀！」她說：「三千元就想打發我，沒那麼便宜，我兒子已花了十幾萬的醫藥費了。」說著又是一陣唏哩嘩啦的哭著自討沒趣的走了。

似此到校敲詐的情形，重演了幾次均未得逞，最後竟跑到法院去按鈴申告。被告的包括校長、主任、級任老師和隔壁班老師。法院開庭兩次她都沒出庭，法官無法結案，我們被耍得團團轉，除了含冤自認倒楣外，實在不能怎樣，只好奉陪到底。法官也表示對她不勝其煩，因審理她的案子就有四、五件。她在另案不是被告就是告人，涉及的人，層面很廣，有警察、商人、司機、工人……等。法官很客氣的表示，法院既已受理，就不得不請我們走一趟。

第三次開庭時，大偉由媽媽牽著手一起走進法庭，他一眼看見我們，驚惶失措，我們輕輕喚了他一聲，他的情緒立刻激動起來，有如神明附身似的用力甩開他

媽媽的手，指著他媽媽咆哮著：「不准告我老師，老師沒打我，是你打我、騙我，我不會聽你的，我不要你的車子，你想騙老師的錢，我老師沒錢，你作夢。」說完便調頭衝出法庭，不知去向了。留下她愣在那兒，半晌才涕縱淚縱橫的說：「都是你們把我兒子教壞的，我不會放過你們的。」至此一場鬧劇終於落幕。法官笑著勸她說：「妳還是回去把你兒子教好了再說吧！」

誰說教育這樣的孩子是一種浪費呢？我們平日所投注的心血，不已得到回聲了？我高興得不禁淚如雨下，那一肚子的冤屈亦隨著淚雨滌去。

結案後，大偉依舊沒來上學。約一週後，他媽媽來幫他辦理轉學，理由是：不想繼續被我們教壞。

一年後，經追蹤調查，他並沒有轉到任何一所學校去，媽媽又跑走了，大偉也輟學了。鄰居說，曾在附近山區裡見到他像原始人般與一群野狗在一起，到處流浪。

事情已過去兩年多了，奇怪的是那個憨厚、碩黑又傻呼呼的影子，不時的在腦海中盤旋。那張熟悉的面孔，就像一根繫住心絃的線，恁地在心中成了羈絆，教人牽扯難下。

雖然春風不一定化雨，但是身為春風的教師，無不期望自己以愛心照拂過的幼苗，能日益茁壯、成長……。

我衷心的期盼，大偉隨著年齡的增加能更懂事，過去點滴的澆灌，能使他心中蘊藏的靈智，一絲絲的甦醒過來，化作一

股謀生的力量，身心漸漸步入如常人般健康的佳境。不論他身在何處，流落何方，我願常常為他祝禱。✿

（作者現任台北市福德國小啓智班教師）

